



钓鱼

DIAOYU

潘红日◎著

状写桂西北民俗世相，表现本土化回归的自觉意识，进行另一种意义的地域民族文化寻根。



钓鱼

DIAOYU

潘红日◎著

状写桂西北民俗世相，表现本土化回归的自觉意识，进行另一种意义的地域民族文化寻根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钓鱼 / 潘红日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15. 10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-7-5468-1018-8

I. ①钓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41748号

钓 鱼

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：恰同学芳华

潘红日 著

出版人：吉西平

责任编辑：罗如琪

封面设计：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：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

本社邮箱：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 (新浪)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

本社微博 (新浪)：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

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 13 插页 1 字数 200千

2016年07月第1版 2016年0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1018-8

定价：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，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扪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 Contents

钓 鱼	1
报 废	55
失 眠	97
考 评	128
回 来	165
镰 刀	182
跋	197

钓鱼

脸上涂了一层厚粉的气象台预报员打着手势说，未来三个星期内还是一派晴好的天气，是踏春或者出门旅游的最佳时节。预报员说得没错，天气确实好得无可挑剔，阳光灿烂，春光明媚。但是疏忽的预报员忽略了一个问题，眼下正是春播时节，天空还没落过一滴雨水，田野上布满了干涸的纹路，就像她的脸蛋一样日益严峻无法掩盖。预报员介绍了几个旅游景点之后，便是本市午间新闻。麦小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每天的电视新闻她是要看的，直播看不上就看重播。央视新闻联播、省台新闻、市台新闻、县有线电视台新闻，一级一级地往下看。看电视新闻是麦小丽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，通过电视新闻，她能够及时地把握当前的形势。如同天气预报一样，电视新闻是政治形势的晴雨表。

姜静波在另一只沙发上坐着，他的目光落在那根收缩成一截电棒似的钓竿。这根钓竿是他花了一千多元在省城买到的，原装进口。钓竿滑轮有些涩了，转动不大自如，需要补点润滑油。姜静波的样子很专致，仿佛在攻克一项重大的课题。麦小丽在播音员念新闻提要的瞬间扭过头来，她看到了姜静波手里的钓竿。那根钓竿与姜静波搭配在一起，构成了一种行为，一种很不争气的行为。这种行为与姜静波的身份很不相称，与麦小丽的身份也极不吻合。这个行为令麦小丽非常失望。那根钓竿在她的眼里就像一包臭屎，而姜静波却像狗一样在舔着它。什么叫玩物丧志？这就是典型的玩物丧志。在麦小丽看来，姜静波是彻底地完蛋了彻底地没救了。麦小丽愤怒地扭过脸去，电视正播放马市长在邻县检

查招商引资项目的新闻。邻县的书记是麦小丽大学和党校中青班的同学。目前在全市正县处级女领导干部中，就她们两个，她们都很有希望再上一层楼，甚至两三层楼都有可能。老同学的步子稍快一些，已当到县委书记，麦小丽还在县长的位子上，心里总有些紧迫感。画面上，一脸春风的老同学陪同马市长视察一个外商投资的水泥厂。马市长不时做出肯定性的点头动作（可能还说了很多赞誉的话），那样子就像当年高考前老师单独给尖子生“开小灶”一样，麦小丽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新闻没看完，麦小丽就拿起茶几上的电话，拨打县府办公室蓝幼贫主任的号码，让他通知县直各部、委、办、局、室一把手，下午三点在会议室召开招商引资项目紧急汇报会，不得请假，不得缺席。麦小丽强调，一把手出差在外的，叫他们亲自给她打电话，说清楚情况后，方可让副职顶替参加会议。麦小丽有一种预感，马市长明天就到家乡这边来了。马市长最近有些反常地频频回他的老家。

马市长的老家在本县红水河畔的万岗镇。马市长在家乡从村干部干起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当到副镇长、镇长、书记、副县长、县长、县委书记、副市长、常务副市长、副书记、市长。家里有人当干部的，家长就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，当干部就要像马市长那样当，当得有脸有面，当得有光有彩。马市长对风景秀丽的家乡十分怀恋，到市里生活以后，他不像别人那样把祖屋处理掉，而是翻修一新，建成了一栋两层的小楼房，他时不时回来住一两个晚上。每年清明节，更是少不了回来祭扫祖坟。左邻右舍看在眼里，都说老马这人难得，当了这么大的官，始终没有忘记祖宗，然后一齐责怪那些长年在外打工的人，怪不得只能打工，祖坟都不回来祭扫呢！马市长对家乡的工作极为关注，他形象地对麦小丽说过一句话：家乡是一面镜子，能照出我的影子来。

麦小丽不敢怠慢，她必须在马市长到来之前弄出一份汇报来，落实一个现场点，让马市长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。可是这样一个现场点恐怕很难落实，虽然全县招商引资的任务和指标年前就下达了，但麦小丽心里清楚得很，全县目前还没有真正地引进一个项目。各单位各部门特别是经济部门好像无动于衷，都没有什么动作。麦小丽明白，下午的汇报会，是不可能获得什么效果的，但她必须加温加压，把各个部门都

调动起来，不然招商引资的局面就打不开。县委黎书记一开年就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，把一切工作撘给了麦小丽。麦小丽现在是两副担子一肩挑，里里外外都要她一把抓了。麦小丽把电视机关上站起身来，看也不看姜静波一眼就进到书房里去。

房门在姜静波的身后“砰”的一声关上，姜静波刚好给钓竿滴上最后一滴油。姜静波伸了一下腰杆，走进自己的卧室里去。这套四室一厅的房子，一间是麦小丽的卧室，一间是姜静波的卧室，一间是女儿姜女的卧室。姜女在上初中，平时住在学校，只有星期六才回家住一个晚上。还有一间是麦小丽的书房。姜静波的卧室本来是一间客房，留给乡下的父亲偶尔来县城住的。姜老头是个小学教师，退休后和姜静波的弟弟住在乡下，时不时到县城来，到集市书摊那里翻翻那些盗版的人物传奇，住上一两天又回去了。姜静波什么时候从他和麦小丽的卧室搬出来独居一室，他已经记不清楚，反正姜静波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和麦小丽睡在一张床上。但最近有一组数据姜静波记得很清楚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父亲一共来了六次，每次住了两个晚上。这十二个晚上中，有六个晚上姜静波睡到姜女的卧室去，有六个晚上姜女回来，姜静波只好敲开麦小丽的房门。姜静波不可能睡客厅沙发，不可能跟姜女睡，不可能跟父亲睡，他不想和麦小丽睡也必须和麦小丽睡，他就是睡在地板上也必须和麦小丽同居一室，因为他不能将他和麦小丽闹“分裂”的行为，完全公开在父亲和女儿的面前。

严格地说，姜静波是讲大局的，他很注意在形式和框架上维护家庭的团结和统一。麦小丽有时也主动来敲姜静波的房门，就像平常在单位去敲某个副县长的门谈工作一样。姜静波应声爬起来，趿着拖鞋去开门，然后接受任务似的干脆利落地把自己剥光躺到床上。黑暗里，麦小丽一身浓浓的酒气覆盖上来，将姜静波整个儿罩住了。姜静波头枕双手仰面躺着，仿佛躺在一只小船上。夜空黑咕隆咚的，看不到一颗星星。黑咕隆咚的夜里，小船剧烈地摇晃起来，姜静波也跟着摇晃起来，有一种随波逐流的感觉。功课类似小学生一个简单的造句，两人很快就做完了。功课一做完，麦小丽就下课回到她的宿舍。更多的时候，姜静波对麦小丽敲门装聋作哑，理也没理。姜静波似乎对两人之间的功课有了厌

倦。姜静波身体健康，生理正常，他主要是对麦小丽一改过去传统的做法、采取“坐主席台”的方式，在思想上一直转不过弯来，一直无法接受。他没想到麦小丽当了领导后，夫妻生活的方式也跟着发生了变化，传统的姿势被彻底颠覆。原来她一直都是在“台下”的，现在当仁不让地坐到了“台上”，而且还像开会一样，想什么时候坐，就什么时候坐。姜静波首先是心理上抑制，然后是身体上抵制。然而，麦小丽有时也是象征性地敲几下门就不敲了，悄悄地回了她的卧室，就当这间屋子里根本不存在那么一个人。他明白这种事情对女人来说，是一种被动的行为。纵然她们是多么勤奋的学生，可老师一旦不布置作业，她们只能自习或者写日记。

一身运动装束的姜静波，背着一只硕大的野外包从卧室出来。瘦瘦高高的姜静波俊朗挺拔，青春洋溢，四十岁的他看上去，纯粹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，依然是当年大学校园里的风采。姜静波悄然走出宿舍，三步两步就下到楼底，跨上那辆“豪爵”摩托，风驰电掣地驶出县府大门。

姜静波来到万岗镇红水河边。下游是一座大型水电站，回水使这一带河面失去流速，鱼儿也集中到了这里，这里也因此成为姜静波这些钓手们垂钓的地方。姜静波开始和钓友们钓的是塘鱼，一个池塘一人一天十块钱，手气好的一天可以钓到十几斤。姜静波钓了一段塘鱼就不感兴趣了，他建议去钓河鱼。姜静波说钓塘鱼太容易了，没意思，有本事就到河里去放长线，只有钓上河鱼才能检验出一名钓手的真实本领。姜静波还说，生活中好多事和钓鱼一样，有很多环节需要把握，比如谈恋爱，你就不能去勾引那些有夫之妇，就像你不能去钓人家池塘里的鱼一样，纵然你给了人家钱，那鱼毕竟已经有了主人，有本事你光明正大去找那些未婚姑娘，就像去钓河鱼一样，随你一天钓到晚，没人找你麻烦。姜静波的观点不是每个钓友都能接受。钓鱼和打牌一样，各人有各人的态度，比如有些人打牌纯属是寻求感官刺激，不在乎输赢，有些人则完全把它当作一种生计了。一些钓龄较长的“老竿”反对道，河鱼很难钓到的，钓鱼，钓鱼，钓不到鱼还有什么意义？姜静波不以为然，他说关键是钓饵。塘鱼和河鱼性情不同，观念不同，塘鱼天天吃人喂

的、供的甚至送的，这使它更加贪婪，来者不拒，容易上钩。河鱼则不然，河鱼清高，自命不凡，狂妄多疑，这就需要在钓饵上下功夫了……河里、湖里、海里，没有不上钩的鱼。

很快地，越来越多的钓手汇集到红水河边，主要是一些县直各部、委、办、局的领导。他们脱下正装，换上运动衫，戴上太阳帽，一身休闲装束让他们年轻并朝气蓬勃起来——钓鱼，成为了县直领导干部双休日放松休憩的一项主要活动。以前领导干部们的活动一般围绕县里主要领导的爱好来进行，如果主要领导爱好乒乓球，那么几乎所有干部都打乒乓球；如果主要领导喜欢保龄球，那么几乎所有干部都打保龄球。所幸县里几任主要领导，没有一个爱好高尔夫球，要不然县里就得投入巨资建一个高尔夫球场了。

如果说姜静波当县志办主任有背景的话，那么他这个“钓协”主席纯属靠真本事了。红水河里别人钓不到的鱼，姜静波钓到了。姜静波钓到过一条五十一斤重的红水河鲤鱼，这个纪录目前还没有人破过。除此之外，姜静波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垂钓比赛，吸引省内外众多高手前来参赛。已离休的省人大季副主任专程赶来捧场助兴，市里的主要领导赶来陪同，省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全程作了报道。市里主要领导来了，麦小丽就得去陪同。省电视台一位记者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拿着话筒现场采访了麦小丽。记者问麦小丽，县里对钓鱼这样的活动支持不支持。麦小丽支支吾吾地，支持，肯定支持。按说姜静波具有这样的组织、协调能力，他应该在一个比县志办更能发挥作用的岗位施展才干。姜静波的确具备这方面的才干，他读大学时就是学生会主席，在校园里组织过各种各样的重大活动。大二时，姜静波就成功地游说一位商界巨头出资，举办了全省大学生足球联赛。

这么一说，就要罗嗦一番了。

姜静波和麦小丽是大学同学，在大学校园里姜静波已经是个“名人”了，是众多女孩追逐的目标。麦小丽捷足先登，大一时就和姜静波“好”上了，整天像保镖一样形影不离地跟着姜静波。麦小丽当时是学校女子散打队的队长，高大健硕的麦小丽让所有对姜静波心仪的女孩望而却步。大学毕业后，姜静波和麦小丽分配到县府办工作。姜静波原本

分到一所大学去教历史，历史是姜静波的专业，姜静波的理想是当一名历史教师。姜静波的理想被麦小丽彻底粉碎，麦小丽斩钉截铁地说，当教师有什么奔头，就是当到老，顶多也是个教授。我们必须从政，从政前途无量，现在有多少干部有正规大学学历？凭着我们的文凭和水平，不到十年我们就能当到县长、县委书记，在中国如果不当县委书记，就等于什么官都没当过。麦小丽说这番话时是1990年，仅仅过了六年，麦小丽就当上了副县长。姜静波文字功底扎实，蓝幼贫主任安排他负责搞材料——给县长写讲话稿。姜静波在县府办只写了半年的讲稿就被调到了县志办，写地方志去了。问题出在政府工作报告上，姜静波在报告里把电站库区移民的遗留问题写“过头”了。这事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删掉或者一笔带过就可以了，文章本来就是改出来的嘛！偏偏姜静波一个死理硬到底，还跟县长顶撞起来。县长来到办公室，审阅姜静波花一个星期草拟的报告初稿，很不高兴地说，库区移民的遗留问题怎么写得这么严重？姜静波满不在乎地说，这些问题明明就摆在我们面前嘛。县长开始还有些耐心，说问题再严重也要讲究提法嘛，要不然怎么树立信心，鼓舞斗志，你这样写了，人大代表们对政府还有什么信心，群众还看到什么奔头？库区移民不是闹得更厉害吗？姜静波后面的一句话就让县长震怒了，姜静波说，如果一个政府不敢直面自己的问题，那它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，它就无法取信于民。县长瞪了姜静波一眼，把初稿甩到桌上，这报告到底是你念还是我念？岂有此理！

与姜静波相反，麦小丽进了县府办就像进了电梯一样一直往上。麦小丽分配到县府办后，负责接待工作，当时接待办还没有从县府办分离出去，所以麦小丽实际上是在接待办工作。女儿姜女出生那年，接待办从县府办分离出去，麦小丽当上了接待办副主任。又过一年，一纸调令提拔麦小丽到马市长的家乡万岗镇当书记。在万岗只待两年，就碰上换届选举，县政府班子需要配备一名女副县长，麦小丽凭着文凭和年龄的优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。

麦小丽再与姜静波面对面时，说话已经变成了谈话，关系也有了变化，麦小丽是县领导，姜静波是她的部下。麦小丽说，我跟组织部讲一下，你下到乡镇去，你现在还来得及，先从乡长助理干起，一步一步上

来，县长、书记是当不上了，但当一个副县长哪怕当一个局长还是有希望的……姜静波一口回绝，我不下去，我身体有病。麦小丽问什么病。姜静波说“三低一高”，素质低，境界低，水平低，高傲，我不能带病上岗，我这种人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，我哪里也不去，我就待在县志办。

谈话不欢而散。

麦小丽在一个难得的星期六晚上见到姜静波时，姜静波换了一个模样，头戴草帽，手提钓竿，身上一股浓浓的腥味，弥漫在家中的整个客厅。

麦小丽当然不能对姜静波不管不问，姜静波是她的老公，是一个副县长的老公，现在这个老公在她的眼里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。姜静波这个模样让麦小丽感到很伤心，很为难，很没有面子，在干部群众的面前抬不起头。

两人争吵终于发生，姜静波头戴草帽刚迈进家门，坐在沙发上的麦小丽一见他手里的钓竿就吼了起来，你怎么是这个样子呢？——这是麦小丽第一次对姜静波发火。在此之前，麦小丽对姜静波都是小心翼翼的，连说话都低声下气，生怕惹怒了心中的白马王子。姜静波原本就不是个软蛋，草帽一甩，钓竿一扔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你看不惯了是不是，既然看不惯，当初就不要缠着我。麦小丽像被人抓了辫子一样软下来，你这个样子不好嘛，既荒芜了你的才华，也影响我的形象。姜静波还在气头上，你说清楚，我怎么影响了你？我哪方面影响了你？我是不是因为钓鱼影响了你的前途？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干脆离了干净。姜静波一说完，连自己也惊讶了，姜静波其实是不想离的，就像他不想更换钓竿一样。麦小丽一身脂肪彻底地松垮下来，什么也不说了。麦小丽也是不想离的，也不可能离的，离了那才是对她最大的影响。麦小丽就要去掉“副”字，当正县长了，无限风光在险峰啊！那次争吵后不久，组织部蒋副部长找姜静波谈话，不久下了一份只有一行字的文件：任姜静波同志为县志办主任，括号正科级。

姜静波来到岸边，开始摆弄一切，做一些垂钓的前期工作。旁边，档案馆刘馆长早已坐在太阳伞下了。刘馆长把钓竿架住，腾出手来帮

忙，姜主席，你今天下午不开会呀？“钓协”的会员们不叫他主任，一律称他“姜主席”。

星期六开什么会？

姜静波拿出钓竿，套上鱼饵。刘馆长在一旁看得仔仔细细的，他想知道姜静波的秘方。早餐馒头，姜静波潇洒地朝河面一甩竿子。鱼漂！刘馆长唤了一声。我哪用什么鱼漂，姜静波坐到了一块光滑的鹅卵石上。刘馆长哪里知道，姜静波钓鱼，向来不用鱼漂，只凭感觉。

一把手之间的问候很有特点，问候语多与形势有关。比如县府要求县直部门的办公楼都要“穿衣戴帽”搞装饰时，一把手们见面就互相问道，你穿了没有？你呢，戴了没有？像是随意，却是一副关怀备至的呵护，让你从头到脚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。再比如“非典”肆虐时，一副厚厚的口罩，尽管给语言表达带来诸多不便，彼此依然含含糊糊相互询问，你烧了没有？好像烧了一点。烧啦？那就赶快再加一层乳罩，“非典”就是肺部感染，要注意保护胸部。

袅袅婷婷的宋春丽局长进来，她瞅着党史办梁安革主任左边的空位子，款款而至。环保局宋春丽局长是大伙公认的美女局长。梁安革像迎接贵宾一样主动站起来，热情地伸出手去，宋局长，你引了没有？声音不大，但会议室里的人都听见了。宋局长一愣，没听清楚似的问道，你什么意思？计生局陆金宜局长上前解围道，废话！宋局长尚未婚配，她怎么能引了呢？据我所知，宋局长已上了环的，基本上不可能出意外嘛。宋局长这才反应过来，红着脸骂了一句，神经病！

哈哈哈……

众人大笑。

梁主任急忙解释，宋局长请息怒，我说的不是计生方面的事，我的这个“引”，不是引产的“引”，是引资的“引”，我是问你最近引进了什么资金，项目了什么项目。

宋局长胸脯一鼓一鼓地，我引不引关你什么事？

梁主任不敢再说什么，灰溜溜地坐下来。

正说笑着，财政局肇倪给局长进来。财政局长在县直单位所有的一把手中最有职权，权力比副书记副县长还要大。坐在附近几个一把手纷

纷纷站起来，抢着和肇局长握手。监察局景冈山局长抢先握到了肇局长的手，肇局长，听说前天晚上你招了！

“啪”的一声，肇局长夹在腋窝下的皮包掉到地上。

景局长急忙替他捡了起来，拍了拍包上的灰尘送到他的手上。景局长说，听兄弟们讲，前天晚上你招了一个项目，能不能算我一个份？那些老板一听说我是监察局的，都不愿跟我说话，我哪能招什么商引什么资嘛？几个一把手凑过来，像小鸡围着母鸡一样围着肇局长，算我一份，肇局长，算我一份……肇局长如释重负，把皮包紧紧地夹进腋窝里，对所有与他握手的人大声说道，算，都算！

麦小丽拎着皮包走进会议室，她身后跟着黄副县长、李副县长、刘副县长和宁副县长。麦小丽无论怎么看，都让人想起印度尼西亚前总统梅加瓦蒂来。除了眼睛以外，麦小丽的面相身高体形简直就是梅加瓦蒂的翻版。麦小丽在会议室圆桌正中的位子坐下来，几个副县长分别在她的两边坐了。麦小丽从皮包里拿出一只超薄型的笔记本电脑，打开后搁到桌面左上方，翘起兰花指摁下开关。电脑还处于待机状态时，麦小丽那双细小的眼睛早已将与会人员扫了一遍。麦小丽的目光不自觉地停在右前方的一个角落停了一下，平常开会，姜静波就坐在那个角落。麦小丽讲话的时候，目光久而久之就往那个角落扫去。姜静波膝盖上摊着笔记本，却一个字也没有记录，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，像盯着平静的河面。夫妻两人的眼睛从来没有遭遇过。通常情况下，领导讲话时目光总是往某个人的位置上扫去，说明对那个人充满了期待。麦小丽的眼神就包涵这种成分，她希望姜静波争气，希望他有所作为。现在那个位置空空如也，这么重要的会议，姜静波居然缺席。姜静波不可能不知道下午开会，就是政府办通知不到他，她在给蓝幼贫主任打电话时，他应该听到了。姜静波这是装聋作哑，明知故犯。麦小丽恼怒地将目光收回来，道出开场白——

我听有人反映，说我们的会议太多了，说双休日不应该开会，我们的会议多了吗？人家美国国会开会，一开就是几个月，你烦不烦！我们一个月开几次会算多吗？省里、市里的工作部署怎么贯彻落实？不开会怎么贯彻落实？开会就是贯彻落实嘛！精简会议不是不开会了，该开的

会还得开，像今天的招商引资紧急汇报会就非开不可！双休日可不可以开会？完全可以！为什么？最简单的一个理由，就是双休日大家同样拿我的工资，是不是？有谁不拿？请举手！没有！既然都拿了工资，就要开会，所以现在我们来开会。今天，大家的精神面貌都不错嘛，都满面春风嘛，说吧，最近谁都招了？谁都引了？

没有人出声。

方安良你先讲，你们招商局最近招了什么项目？

麦小丽直接点了招商局方局长的名。

方局长从一个角落里那里站起来，他的声音也像是从角落里传过来一样，有些遥远和拐弯抹角，这个，啊！上次动员会议以后，招商局认真贯彻落实县委、县府关于招商引资的工作布置，积极行动起来，经过牵线搭桥，我们与一个港商取得了联系，初步确定引进一个成衣加工生产线，我们准备过去实地考察，尽快把项目引进来，考察经费请示已经送到财政局，经费一旦落实我们就出发……

这个请示我怎么没看见呢？麦小丽像是对蓝幼贫主任又像是对肇局长说。蓝幼贫主任解释道，按照常规，经费请示先由财政局提出意见，最后才送你审批。肇局长急忙说，我已经在请示上提意见了，年初没有此项经费预算。

平常都讲你抠门，这回你抠对了。

麦小丽表扬了肇局长。她说，凡是招商引资的启动经费，各单位各部门自行筹措，自己解决，县里一律不安排。麦小丽指着一把手们说，如果都有了启动经费，我还要你们这些局长干什么？我还不如自己当了局长！项目启动经费的问题就这样定了，各个部门不要再打经费请示了。

方局长悻悻地缩回头去。

魏局长，朱老板回来了没有？

麦小丽问道。

没有！

建设局魏景非汇报说，穿山甲吃了几只，蛤蚧吃了几十条，茅台酒喝了几箱，这家伙一拍屁股走得无影无踪了。

麦小丽说，不是讲回去几天就回来吗？

魏景非说，谁知道他还回不回来……

当初就不应该给他垫支那笔钱。

肇局长接过话去，房地产开发本来就不应该这么干，政府的职责是协调，不是参与，更不能大包大揽，这个朱老板，我怀疑他就是个骗子，他根本就是盯着我们的钱袋子来的……

话不能这样讲！

麦小丽打断道，招商，招商，首先是要亲商、信商、敬商、爱商、护商，照你这么说，老板个个都是骗子，天下哪有那么多的骗子嘛！魏局长，你要加强与朱老板联系，催他尽快进场。

绿岭开发区是麦小丽亲自抓的一个项目，投资商朱老板是马市长介绍给她的。麦小丽从招商会上回来不久，朱老板就跟着过来了。合同签订后朱老板提出县里先支付五百万元土地补偿金，财政局肇局长顶着不给，说现在发工资都难，哪来这笔钱！麦小丽叫肇局长先从房改经费那里列支。朱老板拿钱后，就不见踪影了。麦小丽很忧虑，如果今年五月前再不开工，按照新的土地征用管理规定，已经圈起来的土地就得无条件地退回去给农民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申辩的。

倒是有几个本地建筑老板，愿意转行投资搞小水电站……

水利局唐局长主动汇报。

好，小型水电站好，工期短，见效快……你接着讲，麦小丽鼓励道。

受到鼓舞的唐局长却有些底气不足，他蔫下脑袋，吞吞吐吐地，不过，项目涉及环保、征地、移民等诸多问题，评估报告上级部门还没有……

还没有通过，是吗？

麦小丽接着把话说了，没有通过你讲什么嘛。麦小丽一下子激动起来，她不得不掏出一张纸巾擦拭脸上的汗珠。麦小丽有个癖症，一激动就会脸红，脸一红就会出汗，汗一出就没完没了地，仿佛春天的泉水汩汩地涌出。汗水先是从脸上涌出，然后就像江河汇入大海一样汇入腋窝那里，挥发出一股浓浓的气味，就是广告上通常说要彻底根治的那种气